



五台山的故事

李广义



第十六章

长者发心论华严 神英入化法院

且说入唐以后,因《华严经》中释迦牟尼金口宣说,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,加之武则天又特别推崇《华严经》,将《华严经》送置大孚灵鹫寺中,遂将大孚灵鹫寺改名为大华严寺。其时大华严寺高僧云集,香火旺盛,成为人才汇聚的宝地。当时著名居士李长者,就大华严寺的善住院摄心造论,将五台山的华严学推向了一个新境界,为五台山的佛教文化写下了亮丽的一笔。

华严宗是依《华严经》法界缘起的一个宗派,故又名法界宗。早在龙朔年间,长安的法藏,就从云华寺的智俨(华严二祖)研学《华严经》,继承了智俨的“一即一切,一切即法”,缘起无尽,又相互圆融无碍的理论。后来,法藏在发挥这些思想时有所突破,形成了“十玄缘起”等更为严密的理论,成为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。五台山的华严宗学者,早在北魏时就有灵辩,北齐时又有昙义、昙训,祥云和明勣,隋代有法安、解脱、明曜,其中解脱禅师成就尤大,华严初祖杜顺,还于贞观十四年(640)派弟子智冲入山取经。其时,五台山已成为名符其实的

华严圣地,独具地域特色的华严思想,吸引了各方佛子,出身于唐朝宗室的贵公子李长者,就是在这种时候来到了五台山。

李长者又名李宾,号通玄,今河北省沧州市(沧州东南)人。他在年轻时就熟读诸子百家,并潜心钻研过老庄学说,尤其是对《易》理有极高的造诣。这位唐朝皇族子弟在传统文化浸泡中长大,却对佛教文化情所独钟,特别是对佛教大乘经典《华严经》的偏爱,如痴如醉,时时倾心研习,且颇有心得。他渴慕清凉圣山,因此常至五台山参谒,40多岁时,又一次来山,住在大华严寺十二院之一的善住阁院。当时他正在佛堂打坐,看到一位大德风一般飘到跟前,随手授予他一套《华严经》,转身又要飘飞,长者急忙喊道:“大德,天已经很晚了,你要到那里歇宿呢?”大德也不言语,只抬手朝北台一指,就好像有风一样,刮着他向北台的方向飘去。长者顿然领悟,显然是神圣点化,于是他尾追着跑了出来,却是怎么也追不上,不一会儿,大德的身影就消失了。

这时,华严寺的一个小沙弥法云过来说:“晚课就要开始了,你还在这儿转悠什么?”长者说:“我见大德向北台飞去了,可一下子怎么也看不到了?”法云便眯起眼,

他向北台望了一阵说：“你这不是大白天说梦话么，哪里有什么大德？眼见天都这么黑了，谁还敢去斗牛宫（北台又称斗牛宫）？”正当这时，北台顶上突然出现了一点灯光，霎时间星火燎原，一派通明闪烁。长者望着那片金色火焰，就指着对法云说：“你看，那好像是一片神光？”法云定睛瞅了一会儿说：“哪里是什么神光，肯定是燃着野火了。”长者说：“野火燃着了有黑烟，你看这团火却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丝污染。”法云一歪脖子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这么漆黑的夜空，你还能看到黑烟尘吗？整个是有点神经病！”说完自顾自走开了。长者于是立即策杖动身，在夜幕中不顾一切向北台攀登，直到深夜才到得山巅。但见眼前火势愈加炽烈，方圆几十里都笼在火光中，就连草木花朵也都变成了金色。长者再向火里望去，却见大德果然就在火中，只见他头戴五佛宝冠，正在一棵翡翠树下讲经，上有数名飞天盘旋飞舞，周有数百名僧侣围坐谛听，其朗朗梵音，有如雪落泉响。长者见此景象，方知佛家境界，心想不如就此跳进火中，只要能到圣境中一游，即使死了也不冤枉。想罢，长者奋力纵身向火中一跳，刹那间觉得无比清凉，心中顿时恬然适然，法喜充满。长者遂慌忙上前向大德施礼，可待他抬起头来看时，眼前却什么也没有了。

长者于是就在台顶上息心坐禅，一坐就是三日，在寂然无思中神游了太空、诸天，他看到那里没有贪欲，没有欲望，没有宫殿，甚至没有形体，只是一个明明净净的世界。长者出定后，观摩了北台雄浑博大的现实世界，觉得北台地厚天高，涵容万化，不可穷尽，正是华严境界。待他从北台下来，走到西谷口时，见身着仙衣的数个童子御风而行，童子见了长者问：“那天夜里，是你投身到我师父的佛光中吗？”长者说：“是呀，你的师父是谁呢？”童子说：“我的师父

是妙德文殊。”长者听了，大吃一惊，一把拉住童子的衣袖，要求带他去见菩萨，童子说：“你一生的誓愿难道不是弘扬经法吗？难道你后悔了吗？”长者痴痴地目送着童子飘飞远去，心想：弘扬经法是我一生想做的事，我乃一个凡夫，如今大圣授我经典，正是法恩难报，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于是一股热流涌满全身，发心决意造论释经。

因五台山地处高寒，长者遂携经至孟县颖乡大贤村，在高山奴家闭门造论三年。又至马加谷古佛堂侧，构土屋宴坐思维五秋。再到西北韩公庄，又度三冬。最后在神福山居士龛内，又是五年。期间，长者每天吃枣10个，巴掌大的柏叶饼一个，故人称枣柏大士。据说长者此时已得大道，夜里常常口吐白光，借光造论，平日里，常有仙童为之汲水，猛虎为之驮经，此说尽管有点玄虚，但长者十余年来，不计寒暑，孜孜矻矻，专注于一经，在艰苦的环境中，完成了《新华严经论》四十卷，《华严经决疑论》四卷，并有《略释》、《会释》十余卷等煌煌巨著。论著刚成，油灯熬尽，长者人也坐化（730年圆寂），真可说是“殚精竭虑，鞠躬尽瘁”。

李长者的华严哲学，在智俨、法藏外别树一帜，其主要特点是阐明了：人本法界无尽藏中之不动智，所谓“自觉自心，本来是佛”，“即心即佛，非心非佛”，“皆唯智起”的观点。并从本觉智慧出发，凸现了“文殊主法身根本智之妙慧，为一切诸佛启蒙之师”的地位，提出了“华严三圣”圆融说：即“佛表根本智（果德），文殊表佛身智（智德），普贤表差别智（行德），三圣一体，始终一法，不可分割。特别是他用《易经》思想阐释《华严》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“性起即万有，即妙用”的性起说，也即由此契入的“一真法界”核心思想。他还指出了“净土在心，此外别无净土”。李长者的华严哲学思想，思致新颖，见解独特，为诸家所未顾及。因此



说,他不仅是五台山华严学的集大成者,华严学派的祖师,而且是对佛教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一位学者。

这里再说大华严寺的法云,12岁出家,几年下来,连几句简单的经文都没背过,本是寺中的一位笨和尚,人们后来就干脆叫他“牛”。那天李长者在北台见到了妙德文殊,法云听了后心里非常羡慕,常常骂自己有眼无珠,因此他十几年来,天天寻找文殊菩萨。那一次他走到东台时,见到一位老人怀里抱着一团雪打坐,就上前问道:“文殊在什么地方?”老人说:“你问这有什么用?”法云说:“我生得笨,求他开示。”老人说:“这与你的前生有关,你还是不要找他了。”法云听了这话,真是痛苦极了,更坚定了他寻求文殊菩萨的信心,于是不顾一切地向北台顶攀登,冷不丁被一股风雪扑倒在地。朦胧中,法云眼前又出现了那位老人,只见老人对他说:“你还是找文殊吗?”法云说:“我就是死也要见见文殊。”老人说:“既然如此,我就告诉你吧,因为你前生过分贪心,故你已经入了牛类,既然你寻到此处,我就给你看看。”老人说着,就拿出一个如来钩来,然后从法云的口中探入,钩出他的心脏来,法云看了,果真是紫黑一团牛心。老人便把他的心脏一件件钩出来,然后就在天海中清洗了,又揪了一朵白云擦干净,然后再一件件给他安放进去。法云在恍然之间,一觉醒来,眼前不见了老人,原来自己做了一个梦,只是顿时觉得心里异常明亮,从此读经,竟是一目十行,很快成了五台山的一位高僧,不久就到菩萨顶当了住持。

唐代的五台山佛教,这时已有了唯识宗(窥基),华严宗(李长者),净土宗(昙鸾),律宗(法聪),密宗(波利)等诸宗。关于禅宗,自达摩始祖以来,历经慧可(二祖),僧璨(三祖),道信(四祖),弘忍(五祖)。到

慧能(六祖)时,分为南顿、北渐两派。然而,将慧能南宗禅最早传入五台山的,却是一位印度僧人崛多。原来当时的古印度,由于伊斯兰教的侵入,佛教开始呈现出衰败的迹象,大唐蓬勃发展的佛教,吸引了崛多三藏,他便远涉流沙,直礼慧能学法,深得南禅法宗旨。开元初年(713),崛多慕名巡游五台山,当他路经定襄一个村庄,见庙庵里有个僧人正襟枯坐,心中不免有些好笑,便上前问道:“你为什么要这样枯坐?”答曰:“观静。”崛多问:“观者究竟何人,静者又为何物?”僧人听了,便有点不知所措,遂作礼垂示,崛多便说:“何不自观自净?”僧人茫然不解。崛多又问:“你究竟师从那家?”僧人说:“神秀大师。”崛多听了说:“我西域异道最下者,也不堕此见!兀然空坐,于道何益!”僧人惊讶地问:“那你的师父是谁呢?”崛多说:“我的师父就是慧能,你何不速往曹溪,向六祖参习?”僧人听了,心里非常敬佩,便依照崛多指引,径往曹溪参谒慧能,慧能对他说:“道由心悟,岂在坐也!”又说:“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,名为坐;内见自性不动,名为禅。”僧人顿然得悟。

慧能以后,荷泽(南宗禅分为荷泽、沩仰、曹洞、云门、法眼五家)的神会,是慧能最得意的一个弟子,他在和北宗关于法统的论战中,确立了慧能六祖的地位,使南宗禅名震四野,因此史称神会为禅宗七祖。神会的弟子很多,这里说的是传入五台山荷泽禅法的神英,神英禅师(俗性韩)今河北沧州人,童年即悟道,受具足戒后即寻师访道,久视元年(700)来到长安,参加了武则天组织的译经活动,先后在福先寺和西明寺义净译场,担任证义,译出的《金光明最胜王》、《能断金刚般若》、《弥勒成佛》、《一字咒王》等20部经论,武则天还专门写了《圣教序》。且说神英在南阳神会处参谒,尽

得无念禅(“说空不住空,说有不住有,不住非有非空”的顿悟禅)法。那一日,神会对他说:“昨日我在定中看到,你于五台山有大因缘,你应该马上动身到那里,越快越好。”神英听师父这样说,顿然心领神会,遂于开元四年(716)夏六月中旬来到五台山,在大华严寺中的华严院寂心参禅。

那一日午后,神英独自一人游至西林,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座寺院,遂入内一一巡视,依次看到了雄伟华美的多宝塔、护国仁王楼、行宫道场等,便想起神会所言,知道是文殊化境,一时怆然下泪,遂就地结庵而居,发誓按化境兴建寺庙。因他是长安来的名僧,远近拜谒者络绎不绝,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,就筹集了百万金,兴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法华院(豆村东北15公里,为梁朝志公的修持之地,今有志公洞,相传梁武帝曾亲自来此,向志公问以国事,志公曾授十二时歌)。神英所建的法华院,是按《法华经》中描述的格局,山门一十三间,门内两侧为行宫道场,有文殊、普贤及从属仪仗塑像,山门外有五台山十寺血脉图,内有多宝塔一座,四门为神秘的玉石功德,后为五间护国仁王楼,上有玉石文殊、普贤圣像及其部从,壁画多为吴道子的真迹。寺院建成后,神英专弘荷译宗的“无念禅”,兼弘天台宗的教义,因此说当时的法华院,是五台山荷泽宗和天台宗的道场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神英在法华院中兴建了五间护国仁王楼,恐怕与他当时对武则天的政权崇拜,有一定的关系,这就在五台山再次把护国的问题亮了出来。历史上的僧人,虽然不乏关心国事并为之献身者,但更多的是以弘扬佛法为根本,只要佛法长存,即使国破家亡也不太在意。神英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,能从世法出发,主动和统治者保持一致,从哪方面来说,也是可资人们回味的一件事。

神英之后,来五台山的荷泽宗僧人还

有无名禅师(亦名无名祖师,为高力士之后),他也是神会的大弟子,神会以“吾之付法,无有名字”,因此号为“无名”。无名祖师遍游名山,访师学道,博闻多识,宋代真容院妙济大师在他所著《广清凉传》中,称赞他是“法苑之梁栋,释门之标准”。德宗时,据说于叔明和令孤徵上奏皇帝欲沙汰僧尼,无名祖师冒天下之大不韪,上表直谏而止。无名禅师于贞元六年入佛光寺,三年后圆寂,泽潞节度使李抱真在寺后山坡建了一个六角形砖塔,即留存至今的历1200多年的大德方便和尚墓塔。

再说北宗禅,当时五祖将衣钵传给慧能,神秀别无选择,来到荆州当阳山,北禅宗的渐悟法便在北方盛行。据说随着年龄的增长,神秀也变得胸怀宽阔起来,他并不记恨慧能,还时时维护慧能,据说晚年连修禅之法,也转向了顿悟,他说:“一切佛法,自心本有,将心外求,舍父逃走。”可见他的思路,也是有所转变。这里只说神秀弟子巨云禅师(今湖北安陆县曹氏子),他幼时从明福院朗禅师学习《法华》、《维摩》,遍探诸种经论,后赴南阳造访神秀,神秀问他:“你从那里来?”巨方禅师答:“清凉山。”神秀又问:“如何是清凉境?”禅师答:“白云覆古顶。”又问:“白云散处如何?”答曰:“不昧。”又问:“如何是境中人?”答曰:“一枝横出,五叶芬芳。”巨方禅师深达禅观,和神秀说禅应对自如,因此初次见面,神秀就颌首满意地认他为传法弟子。巨方禅师后又到上党设立丛林,徒众逾千人,被吴文涣侍中看中,迁入新建的郛州安国院弘法。巨方禅师后来重返五台山,在山中弘道20多年,是将北宗禅最早传入五台山的一位僧人。正是:

无限春光又一年,浮云收尽露青天。临行踢倒须弥去,后夜山头月更圆。